

錢塘烽火憶當年(五)

李楚狂

八年抗戰浙江歷險記

在浙江省中，舊處州府全境多山，耕地甚少，更無特產。雖有林木，並無河流足資運輸，貨棄於地，人民生活困苦異常。稻米缺少，一般以山薯為主食，副食品更屬缺乏，有所謂「魚龍鷄鳳菜靈芝」之諺。

山城小邑生活清苦

宣平爲處屬中之多山小邑，地方尤爲貧瘠。蔬菜惟南瓜嫩葉與竹筍兩種，豆腐亦爲奢侈品，祇城區有製作出售；鄉間須在過年時始自製數版，爲新年饗客之佳肴。因飼料缺乏，農家養豬者亦不多，村中偶宰豬隻，必鳴鑼相告，遠道傳聞，前來購買。民間生活節儉，往往終日尙不能售罄。專署之伙食可謂異常清苦，各人在探悉某村宰豬，派工友前往集體採購。但農村豬油留存自用，不願出售，祇能購買肥肉自行熬油，同時投入大量食鹽，爲唯一長期佐餐之葷菜。故在開飯時，人手一鉢，宛如僧入齋堂，形成另一景觀。

物質生活雖非常苦，但各人意志仍極高昂。在淪陷區中，公文書已大量減少，讀書風氣却極

濃郁；我乃提出一中心課題，對於行政管理之研究，基於我們在各縣視察之感覺，各機關首長非不努力求好，而績效不彰，推求其故，大都因未注意行政管理。如對人、財、物、事，未有合乎科學之規章制度，因之造成人事泄沓，資財浪費，文書延滯，處事紊亂。欲求提高行政效率，必須講求合乎科學管理之方法，分門別類列出大綱，逐項加以研討；白天各自搜集資料，草擬規章，晚間集會座談，最後殿以各人所長平劇歌唱之餘興。另一方面修整所在之環境，令保安隊在服勤餘暇，將清修寺門前山坡，剷除雜樹，移植花木，闢爲公園。並就地代木壘土，構築小亭，四圍羣山環抱，清溪縈迴，古寺紅牆，掩映其間，儼然成一小風景區，不特署內同仁，足以公餘步賞，地方人士亦游履紛來，有此調劑精神之環境，亦可稍補物質生活之不足。

民國三十二年春，我以後方稍事安定，乃出發各縣視察淪陷後之地方情形。第一程爲湯溪與蘭溪，湯溪雖處衢州與蘭溪之間，正因如此，日敵因爲兩端均有兵駐守，爲節省兵力，對此多山小縣却未派兵佔據，故許縣長仍在城內縣政府辦

公。彼談及敵人大軍進犯經過，深感層秘書適時到達，全力協助應變工作，雖遭逢最大衝擊，尙無重大損失。現各級幹部有此經歷，已轉趨鎮定。我看到彼等在敵軍兩大據點之中間，不時尙有隆隆砲聲，縣政府在城內照常辦公，市面人心亦甚安定，備加讚許。

醉鄉常客以酒解酒

嗣轉道至蘭溪，該縣游擊根據地係在西鄉汪山，有小市集，縣長徐志道夙稱幹練，且有實驗縣之基礎，故雖在日寇鐵蹄之下，主要收入之田賦，仍能征起九成以上，經費充裕，一切工作容易推進。同時分設之區公所，經過指示加強後，更能掌握基層，發揮與敵偽爭取民衆之力量。當時得知專署前往巡視，仍循例召開縣政會議，與黨政各級幹部暨地方人士劫後重逢，彼此互訴歷險經過，情緒親切而熱烈。當地人士以窮鄉僻壤有此盛大集會，認爲莫大榮幸；乃由各家子弟登臺串演地方戲劇，以娛嘉賓。蓋蘭溪地方戲夙著盛名，風行金衢一帶，每逢新年及廟會，常演出三至五天，嗣專署嚴令禁演，始行停止。今在

敵軍盤據之下，人民既無此與致，且亦不敢引敵惹禍，今逢此特殊機會，亦祇得開放，使其相與同樂，聊以慰藉苦難生活。晚間置酒，各人殷勤勸飲，不覺酩酊大醉。次晨乘山橋返回。途中猶昏昏然，至諸葛鎮小憩，鎮長仍欲款飲，我辭以宿醉未醒；彼云正好以酒解酒，必有顯效，乃強飲兩三杯，午後覺頭昏漸愈，方知以酒解酒，確為醉鄉常客之經驗談。

諸葛鎮，為三國東吳諸葛瑾之後裔所聚族而居，因以得名。當地人士頗多經營藥材，意者必因當時諸葛瑾之家人子弟往四川向蜀丞相省親，順道販運藥材，以後遂為世業，相傳及今已達二千年之久，饒有歷史意義。鎮上有諸葛宗祠，建築甚偉，門懸丞相祠堂巨匾，惜因被酒未入內瞻仰。但就宗支言，既為諸葛子瑜之後，且當時其在東吳之官階，據二十五史三國誌記載，曾任左將軍封宛陵侯，地位亦甚顯赫，而其本宗之祠宇，乃以諸葛孔明為主，亦可謂為數典忘祖也已。

鼠疫猖獗服喪人多

是年秋慶元鼠疫忽熾，我眷屬在去年夏敵騎南犯時，與署中職員眷屬同自武義遷至宣平成隴，旋又轉至清修寺旁黃山；但因有四個小孩，地臨前線，行動極不方便，適署內自慶元縣黨部約聘來署任科長之楊子達兄，因家鄉地方不靖，老父多病，欲辭職返里，乃請其攜帶同行，並囑託就近賃屋暫行寓居。鼠疫之流行，係自閩邊鄰邑松溪、政和傳入，其媒介為寄生鼠身之跳蚤。當時尚無特效藥，且在戰時與山僻之地，即有亦無

從購買，一經傳染，唯束手待斃，故死亡率甚高。有此嚴重疫病，祇有遷避一途。據聞祇景寧縣尚未發生，乃請假前往，途經雲和、龍泉各城鎮鄉村，所見多服喪之人，令人怵目驚心。據聞疫勢盛時，朝為人送葬，夕即為被送葬之人，以致被疫之家，無人敢襄助喪事，慘怖之情狀可以想見。

處屬以松陽、龍泉比較富庶。松陽田畝稍多，種植煙葉，價值較高。龍泉為通福建浦城之孔道，有市集小梅鎮，為處屬四大鎮之一，其餘三鎮，乃松陽之古市、麗水之碧湖、縉雲之壺鎮。龍泉早時有磁土，宋室南渡，北定州窯已淪陷於金，乃在龍泉設窯燒磁。有章姓兄弟二人合造一窯，名陳田窯。其後兄弟分造，兄名哥窯，弟名章窯，瓷質細潤，釉色分粉青、米黃二種，能作細碎裂紋，均甚著名，哥窯尤勝。此外尚有手工鍛製龍泉寶劍，早時亦負盛名，後亦逐漸沒落。慶元鄰接閩省，農民擅種香菇，但均往閩省松溪、政和兩縣之深山，搭蓋茅舍，伐木栽種，其品質香味較勝於現今臺灣與日本所產製者。

我在慶元耽擱數天，即轉往景寧，尋覓安頓眷屬之新寓所。當時省政府已遷至雲和，教育廳則在景寧，許廳長紹棣兄眷屬亦同在景寧，我眷屬遷往，亦可多得照顧。由雲和至景寧，須翻越四州嶺，嶺並不甚高峻，林木蒼鬱頗為秀麗。景寧亦為貧瘠之縣，並無城郭，縣治在鶴溪之濱，雖祇狹長一線，而仍有東南西北四門，教育廳及紹棣兄眷舍均在南門。我承景寧縣黨部書記長葉葆禔兄假以餘屋，足以安頓眷屬，且與紹棣兄寓

所鄰近，更可獲得照顧。葉葆禔住所係木造三樓，當地稱之為洋房，蓋南門已為當地之高等住宅區矣。眷屬安頓地區治定後，我未能長時逗留，祇能託子達兄代為伴送眷屬至景寧，即行過返宣平。

行政管理績效初見

屈指計算，晉流兄接篆宣平已將一載，乃就近前往視察。見其內部各項管理，均有詳明制度，如人事之考勤、財物之收支、文書檔案之稽查，均各有登記，一經查閱，瞭如指掌。當時試調一種舊卷，三數分鐘即可檢出，尤其對工作進度，不時可追蹤考核。以故人員不多，而效率甚高，經此一年之大力整頓，可謂面目一新，同時對行政管理之績效，亦獲得明顯之實證。

民國三十三年由武義轉往永康、東陽、義烏各縣視察，盤據武義之敵，不時派隊出外騷擾，地方民衆謹願膽小，一聞敵騎出動，輒驚駭奔逃，致縣政機關時在緊張中。幸蔡縣長係屬軍人，尚能鎮定因應，否則將退避出境矣。因當前處境必需提高警覺，故對敵情報非常敏捷，此對專署與後方各縣，大有助益。

病假中寫行政管理

轉赴永康，時敵軍已退出縣城，縣政府亦返城區辦公，曾至方若重訪臨時省會遺跡，但省黨部與省政府之臨時建築，當地民衆為恐日寇遷怒，燒燬原有祠宇，已全部拆毀，舊時庭院已鞠為茂草，昔日冠蓋雲集之地，惟長林空谷而已。瞬

息滄桑，令人慨然！次日原擬轉赴東陽，忽發高燒，似重犯惡性瘧疾，祇得中途折返。幸在金華開業之王介甫醫師，亦避難在清修寺附近山村華塘，彼攜有治療藥品，燒漸減退。但患頑咳，遷延未愈，夜不能寐，瘦成失眠，初尚能睡三小時，旋又加深，每夜祇能假寐一二小時；同時兩腿漸現浮腫。時有省衛生處醫療分隊派在四區，其主任醫師張堅仁好作危言，經其診視，謂我係患心臟病，退而語人，謂兩腿浮腫，心臟病已極為嚴重，使我精神大受威脅，署內同仁更力勸往後方治療休養。

我亦以身處前線，負有督飭各縣與敵週旋重責，未可以患病之身而有所貽誤，既係罹患心臟病，必須擺脫一切，作長期之治療休養，乃決意呈省辭職。省政府覆電未許辭職，僅給假三月，並令自行選派代理人，報省核備。我以敵軍逼近四週，情況瞬息萬變，自行派代，如有重大事故，本人仍須負責，無法安心休養，故堅請省政府派員代理；同時三個月假期亦嫌短促，並請延長假期六個月。省政府除准假外，並派蘭溪縣長徐志道暫行代理。如是電訊往還，並候徐縣長料理縣政府事務後，再來宣平接任代理，我交代返抵景寧，已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。

當時省立醫院亦疏散在景寧，內科醫師盛佩葱學驗俱富，在杭州已負盛名，既往就診，經過詳細檢查，斷言絕非心臟病，腿部浮腫，或係山間居處潮濕，致患腳氣病；失眠可先服用安眠藥，使能入睡，減却對失眠之心理恐懼，嗣後安眠劑可逐漸減少而後停止。經其權威性之明確診斷

，精神上之威脅頓獲解除，同時卸卸職務上之負擔，心理上亦頓覺輕鬆。經過兩月餘之藥物治療與安靜休養，腿部浮腫既逐漸消退，睡眠亦漸能恢復正常。家居閑暇，乃取出行政管理資料，加以整理補充。

適毅成兄兼任英士大學之行政專修科主任，近在雲和，知我病體已漸痊可，並由誓流兄等告知，我在專署創導行政管理之研討，乃請我作短期之講課。我以藉此可作有系統之析述，乃欣然承諾，經兩月餘之講課，得獲斐然成效。抗戰勝利，乘出席行憲國民大會之便，分訪倡導行政管理之張金鑑先生與甘乃光先生，交換意見，並向各部會搜集各種章則與表式，以充實其內容，於三十六年八月出版「行政管理之理論與實施」。承陳果夫先生首為作序，曾指出：「自近世產業發達，科學進步，於是科學原理以及工商管理方法，遂亦應用於行政，以求部門配合之協調，工作效率之提高，斯行政管理研究之所以見重於時也。」陳氏尤注重人事制度之確立，故認為「人事制度一旦確立，則登庸黜陟，一秉常規，因事設官，人盡其才，不但行政效率，由是增進，即廉潔之操守，公餘之進修，亦可自成風氣」，「斯予讚竟，尤不勝其低徊延企者也。」

飛渝出席六次大會

時抗戰已進入第八年，日寇在中國戰場已陷入膠着，又進軍南侵，引起美國參戰，並節節反攻，敵軍已陷入日暮途窮之境。中央為策劃全面反攻大計，乃於是年五月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

會；我膺選為浙江省代表，接奉召集令，應趨程前往出席；但途程遠隔，歸期難以預定，而半年給假行將屆滿。同事獲知徐志道兄在代理專員期間，對工作進行非常努力，自思我濫竽充數職已長達八年，今接替有人，正可及時讓賢，乃再與黃主席表示辭意，仍未獲准。僅允延長給假兩月，俾得從容往還，故與許紹棟兄、阮毅成兄及倪文臣兄等聯袂登程。當時贛、湘、黔、桂各省均已陷敵，赴渝已無陸路可通，故中央派飛機在福建長汀相接。我等一行即趕往長汀候機，派來之軍機不能久停，故搭機之人祇能在旅館守候，不敢遠離；如是者苦候八九天，終於獲得通知，盟軍飛機業已到達。機上人員尚須對各人分發降落傘，並加以使用說明；同時更發給小洋蠟燭一枝、火柴一盒、小洋刀一把。據云飛機通過衡陽上空時，如被發現，敵軍高射砲火將異常猛烈，如被擊中，祇能跳傘；倘或降下時，傘上繩索被樹枝纏住，即可使用小刀割斷繩索，迫降落地面，黑夜不辨路徑，火柴、蠟燭即可用上。經此一番演習，更增加緊張氣氛。軍用運輸機設備簡單，僅兩條長橈，相向對坐。飛機到達機場，等候通知各人，再演述跳傘。飛機在烈日中已曝曬三四小時，故一入機艙，渾如火籠，頓時汗流浹背。迨起飛後，為避敵軍防空砲火，突又升高，頓時寒氣襲人，响之汗濕之衣瞬將凍結成冰。迨飛至芷江中途換機，人已昏暈，歇宿一宵，次日精神始行恢復，大概因病後體弱之故。抵達重慶，即趕辦報到手續。時健中兄已由中央徵調至重慶，主持中央日報，有好友蔣魯堂兄，亦在重慶從事實

易，熱誠好客。經其騰出餘屋接待，紹楛兄與我卽下榻於斯，頗受優待。蔣兄於勝利後，將四川桐油下運，獲利頗豐，旋因幣值影響，且時局突變，貨物轉運困難，幾致折閱殆盡。抵臺後，曾獲遞補長興縣國民大會代表，因無資力恢復貿易，竟鬱鬱下世，令人惋惜！

勝利在望興奮異常

五月五日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，蔣總裁中正親自主持，並報告盟軍戰況。美軍在東南亞方面，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之軍隊，已向菲律賓一帶逐島進攻，日本之艦隊在海戰中損失慘重，我正面部署全面反攻，希望全黨同志共同努力，以迎接最後勝利。

各人聆聽之下，莫不興奮異常。時我與蔣廷黻先生席次相鄰，得知伊將爲善後救濟總署負責人。俟戰事結束，在收復地區各省將設分署，我乘機述告金華地區經敵寇幾度流竄，最後經其攻佔盤據達三年之久，道路水利破壞特甚，劫後人民無力修復，請求將來另撥救濟物資；當承錄入記事冊，允將來特加注意。我雖不準備重回四區，但希望能盡綿力之可能，以協助地方對戰時破壞之修復。

閉幕後，回程與毅成兄約定往福州一遊，故與毅成兄同時搭機至長汀，到達南平。正擬轉往福州，毅成兄忽感身體不適，祇能取消福州之行，趨程過返，抵建陽已在夜間十時，遍覓旅舍，均告客滿；不得已祇能轉往縣政府設法。因縣長鄒仲融在前年內政部張純鷗（維翰）次長巡視浙

閩時，毅成兄與我曾至建陽相晤共作簡報，鄒縣長份屬地主，頗竭誠款待，有此因緣，遂資夜往訪。時鄒縣長已奉調他邑，卸職前夕竟來此不速之客，但仍歡迎下榻縣府。深夜未克具餐，知毅成兄罹患感冒，乃囑家人煮薄粥饗客。毅成兄睹此薄粥而色喜，我則飢腸轆轤，深感失望。幸毅成兄以開玩笑方式，敘述在長汀候機故事，謂李專員喜啖角黍，一餐能盡十數枚。實則長汀雖俗稱有三大：女人髮髻所插之釵，形如短刀，大門所懸之燈籠，大如水缸，而酒壺並可貯酒十斤左右；但粽子却極嬌小玲瓏，僅有臺灣粽三分之一，意者山城秣米不易得，以價昂貴之材料製作，視爲珍貴之細點，故不如江浙一般之粗壯。我當時正值壯年，一餐可盡五六枚，同行者誇張其詞，以爲談笑之資而已；不意是夕，竟得意外效果。鄒縣長笑謂今日爲舊曆端陽節，午間尙餘有角粽，可出以饗客；我聞之大樂，亦不加辯解，竟飽啖三四只，始鼓腹入睡。此一飽餐之惠，實勝於盛筵款待。鄒縣長於民國四十年轉來臺，任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專員，時相週旋，常提舊事，以爲笑樂，未幾卽以肝疾不治，盛年薨逝，愴憤無極。

瘦了溪流肥了沙洲

返浙後，因在假期，仍回景寧寓所，與省黨部同仁共謀積極宣導民衆，配合軍事反攻與政治復員。八月中旬突接黃主席電話，謂日寇投降在即，迅即卸假復職。伊或恐我尙欲懇辭，並謂徐代專員：「我與阮廳長商量，另作安排（按徐志

道兄後發表爲第十區行政督察專員），四區各縣係在你任內淪陷，現勝利來臨，收復善後工作，亦應由你繼續負責辦理。」我以黃主席以大義相責，祇能允諾立卽趕返宣平。次日束裝就行，途中念及三年前撤離之悲壯情況，今竟獲得勝利收復，心情亦非常興奮！回至署中，述道上項消息，員工官兵亦均雀躍萬分，與徐志道兄道勞申謝後，迅卽趕返蘭溪，部署復員工作。署中亦立卽開會商討收復各項部署，與查封敵偽機關、逮捕漢奸等各項緊急措施，訂立處理要點分電各縣政府遵照辦理。不數日，無線電傳來敵人無條件投降之喜訊，民衆喜躍欲狂，專署員兵乃星夜出發，至金華近郊，再行整隊入城，時全城民衆已齊集街頭，樓上婦女亦均在窗前歡笑相向；迨至專員公署，景象依然，門前雙溪，潑瀉猶自，惟沙高積，變成涓涓細流，內部房屋，因敵人佔據時作爲臨時軍醫院，故並未遭受破壞。及與各界首長握手傾談，劫後重逢，真是悲喜交集，感慨之餘，曾填一剪梅小令一闕，詞雖不工，亦紀實也。

一旅長驅復婺州，旂鼓街頭，歡笑樓頭，淪胥往事說倭酋，敵愾同仇，風雨同舟。紅蓼花深冷白鷗，江上驚秋，鬢上添秋，那齋獨立悵凝眸，瘦了溪流，肥了沙洲。

漢奸死後仍遭分屍

當時重要工作爲恢復社會秩序，檢肅漢奸。參加偽組織首要，早已四散逃亡，其被脅迫參加，未有爲虎作倀之惡行者，准其悔過自新；如有作奸犯科者，任由民衆檢舉，送請司法機關法辦

。當時有一敵人組織之情報機關幹部，受敵人力用，假藉敵勢，魚肉人民，經多方追緝，捕獲後由專署軍法官審訊；一時受害民家屢集法庭，均切齒痛恨，幾欲生食其肉，幸大批軍警維持秩序，始獲審結，罪證確鑿，依法判處死刑。因當時金華至杭州之鐵路與公路，在浙贛會戰中經我方自動破壞後，尚未修復，長途解送人犯，安全堪虞；經呈省核准，僅將專署判決全卷，送省覆判，確定後即在金華就地執行，此亦抗戰結束初期之特殊情形。迨就地執行槍決之命令到達，消息一經傳播，受害者紛至沓來，準備油鍋，待囚犯執行斃命後，紛集剖腹挖取心肝，投入油鍋烹煎煮食。足徵其過去對無辜民衆，殘暴凌虐，怨毒入人之深。

在勝利之初，除忙於督導各縣辦理復員工作外，省黨部、省政府暨各廳處人員眷屬回返省垣，當時公路、鐵路均未恢復，循水道下駛，金華爲必經之地，大半患難同僚覓宿雇船，專署與金華縣政府均須代爲招呼，因此我本人與眷屬直至十月始能返杭州故鄉。在趨詣先塋祭掃後，仍繞西湖一週，見山間樹木均被砍伐，西子容光大爲減色，八載蒙塵，亦與吾人同感懣懣。

一肩行李苦難轉業

返至故里，與戚友敘談，均感戰時流離生活幸已過去，而經濟上之元氣大傷，今後生活勢將日漸艱難。靜夜自思，一介書生，於抗戰烽火中貿然從政，荏苒八載，幸無隕越，而一肩行李，四顧蕭然，今後子女日漸長大，教育費用負擔日

重，絕非公務員薄俸所能支應，幸在渝時，承司法行政部次長洪陸東老師之助，領有律師執照，因擬業政從律。

時有法校同學陳仲達兄，伊籍隸金華，家亦寒素，矢志苦讀，法校畢業後，苦乏社會關係，無法開業執律，乃爲其老師錢西樵律師擔任助理，遇有刑事義務辯護案件，常由其承辦。仲達兄一本服務宗旨，向法院詳行閱卷，並至監獄與當事人談話，以了解案情，於是詳引法理，撰擬書狀，並出庭認真辯護，間有獲得平反或邀末減者。於是在監之人，對其高度服務精神無不感頌，相互傳播，指名委任辦理之案件日增，乃單獨設立事務所，數年之間，聲譽鵲起。抗戰時返回金華故鄉，數年息影，迨勝利返杭，恢復舊業，亦頗繁忙。有此識途老馬，因與磋商進行，伊對我此項打算大爲贊同，謂目前正爲大好時機；轉詢其故，謂目前盛極一時者，爲漢奸案件，彼輩不惜付出巨額公費，以求脫罪，由大後方返回，並具有政治地位者，尤爲吃香。足下新自行政督察專員卸職，與高等法院鄭院長又爲省黨部多年同事，更可資爲號召。我笑謝曰：「吾兄在律言律，爲法律保障人權，固無可非議，而我在八年抗戰中，痛恨漢奸已極，曾令各縣嚴行緝捕。在收復金華時，捕獲漢奸，依軍法判以死刑，並就地執行槍決，大快人心，一旦轉業律師，即在庭上爲漢奸辯護，不但先後形成矛盾，且亦違背良知，故無法乘此良機。」繼思人既以與鄭院長同事爲可資號召條件，即辦其他案件，亦不無瓜李之嫌，因此開業律師計劃祇得打消。

從事農田水利建設

返抵金華與同仁計議，咸謂抗戰中地方受損最甚者，爲道路之破壞與水利之失修。道路方面，鐵路與公路應由省工程隊與修，鄉村道路已由各縣協同鄉鎮公所分區修復。水利方面往往往關涉數縣，如前時在視察中看到之東陽江，其每年造成災害，異常嚴重，但流域經過數縣，非一縣之力所能從事整治，需由專署專率有關各縣全力進行。因憶前在陪都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，曾面獲善後救濟總署蔣廷黻署長，允對四區特予撥助救濟物資，乃急電蔣氏，重申前請；旋即承允由浙省分署特撥麵粉一萬袋。有此補助，即發起由東陽、義烏、永康、武義、金華、蘭溪各縣黨政機關與參議會推派代表，成立金華江整治委員會。會中決定由最上游之東陽先行施工。因山區無法消納鉅量麵粉，由委員會推派人員至省領取麵粉後，將一部份由麵粉同業公會承購，將所得價款，轉向省糧食處購買穀米運回工地，作爲工資。經各方協力，東陽地區工程順利完成大半，但次年春，善後救濟總署宣告結束撤銷，得訊後，使專署頓陷困境，因工程業已開始，苟無鉅額救濟物資支援，勢將半途而廢，不特使地方人士失望，且亦有失政府之信譽。乃召開緊急會議，勸說地方自行籌款，繼續完成整治工程。各人咸以簡易而不苛擾之籌款唯一辦法，即是在田賦中帶征；但幾經研討，捨此亦無其他途徑。且水利與修關係農田收益，在田賦中帶征亦尚合情理。會中詳加斟酌，決議自民國三十六年起，在田賦中

帶征水利谷二成，請各縣參議會一致通過議案，報請省財政廳核備。委員會通過此一辦法，但尚有一負擔不均的問題，目前受災最嚴重之東陽各縣，工程大並需先行施工，但田畝甚少，負擔則輕；下游金華、蘭溪各縣，目前災害尚輕，施工程序却排列在後，而田畝最多，負擔則重。站在各自地方之觀點，自有負擔不均之感，故必需強調整體利益加以說服。因此我親赴各縣，分訪縣黨部、參議會及地方友好人士，半以私人感情進行說服，始獲勉強同意接受。案經各縣參議會通過，並報省核准，且由各縣成立保管委員會及稽核組織，定於民國三十六年開始隨賦征收，以便繼續施工。

主席易人作風改變

是年五月浙江省政府改組，黃主席卸職，由沈成章（鴻烈）繼任。我時適在分赴各縣，為與各縣參議會商洽田賦帶征水穀專奔忙，且亦不願趕送舊迎新之熱鬧，故亦未抽暇晉省。但數年來黃主席對我頗為投契，故在是年十一月乘出席制憲國民大會之便，往黃氏滬上寓廬訪謁致疾。彼對八年來，與浙中父老及省縣同仁共度艱危之生活，為最足懷念之經歷，將寫入五十回憶一書中，為最重要部分云。

沈主席成章先生之作風與黃主席迥然不同。黃主席不理簿書，所有公文均由秘書長李立民代行處理，本人僅於主持省府會議時聽取各機關首長報告而已，同時也樂於聽取各縣長向其直接報告。有狡猾者因財政廳長黃植之對各縣經費控制

甚嚴，往往於報告後，袖出簽呈請求批撥經費。黃主席認為確屬需要，即予批准，但至財政廳却常打回票，而黃主席亦不以為忤。而沈主席則謹細篤實，雖秘書長雷法章先生亦非常謹細，尤嫻英語，肆應宏通，才幹過於前秘書長李立民，但仍事必躬親。民國三十六年巡視浙東，在第四區召集擴大行政會議，對會中所提建議，會後仍詳加檢討，至於深夜，隨從人員均叫苦不迭。斯時成章先生已年逾花甲，其盡瘁任事之精神，良足欽佩。

婺江整治功虧一簣

民國三十六年夏，處屬土匪乘國軍撤離之際，四出竄擾義烏、永康各縣，省政府派保安團隊清剿，所需經費，省庫亦感支絀。適四區有案在田賦項下帶征二成水利穀，省政府因利乘便，決議將此帶征之水利穀，移作剿匪經費。聞訊之下

，大感驚異，此項經費，原為整治金華江之專款，在各縣參議會通過時，經我親往各縣費盡唇舌加以說服，最後動以八年相交之感情，始獲分別通過，何能率然移用？當時曾與財政廳長陳冠靈兄提出抗議，請其設法轉圜。據告省庫確無他款支應，不得已而移用，且案經決議通過，無法變更。我以案既無法挽回，當時原為協助地方建設，今則轉而增加人民負擔，實無法對四區父老交代，乃決意辭職。承沈主席電約面談，再三挽留，我以將參加立法委員選舉，專員依選舉法規定兼任分區選舉監督，依法應迴避為辭，始邀允准。

省政府為緊縮開支，又決議將四區專署裁撤，此舉我認為非常確當。在抗戰勝利後，浙贛鐵路業已修復通車，杭州至金屬各縣數小時即達，一切政令由省府直接指揮，非常便捷，與抗戰時須分區獨立作戰之情勢迥異，自可不必在中間多一層級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在人事安排上，却增加甚多麻煩，原來祇須將幾位高級同僚安頓即可，其餘即可全部移交後任，如今機關撤銷，則須全部設法安頓，同時一切均須做一結束，未免費時。當時英士大學遷在金華，校長鄧傳楷先生新來接事，苦於校舍逼仄，乃將專署房屋移交英大作為法學院校舍。一切安排就緒，於八月十日與此歷盡滄桑之古寺舊衙，黯然道別。臨行承鄰近各邑人士與金華各界鼓樂相送，八年餘之患難相處，一朝分袂，均各有不勝依依之情。我在火車中，曾口占如下一律：

烽火漫天領一麾，寇深未許計安危，
幾番應變驚流竄，三載淪胥奮共支，
大郡多賢饒匡濟，輕材力瘁復創痍，
婺江疏浚功虧半，慚愧臨歧盛鼓吹。

公職仔肩雖已幸獲卸除，但對婺江整治，一簣功虧，且轉增加全區人民額外負擔，耿耿疚懷，却與輾轉車輪，輾轉不能自己。（全文完）

本期如有空白、缺頁、破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調換。